2014 年 2 月

香港文學生活館 走自己的路

metro pop 392 期

Culture > 香港文學生活館 走自己的路

七十年代，本地曾經有這麼的一群文人，熱愛文學，關心社會，常於文社聚會。後來香港經濟急速增長，社會上開始以利益掛帥，文學沒利可圖，令文社熱潮退卻。近年談起香港文學，感覺特別空洞，尤其當內地台灣作家人才輩出時，聊到香港的年輕作家，全都三十而立；廿來歲的只敢湊湊文青熱，整股文學風氣有點過於零散輕省。適逢香港文學生活館開館在即，找來該館召集人鄧小樺及理事廖偉棠，於此時此刻，重新討論香港文學。

只有80後文青　沒有80後作家

鄧：相比當年我的中學時期，現在的文學青年的確較多，很常見到年輕人出席文學活動。雖蔚然成風，但對文學很有看法或者很有自己路向的則少。好像韓麗珠這種作家，有自己一套方法繼續寫作的，8字頭打落未見到。創作詩歌的還有，但寫小說真的好少好少。

廖：文學愛好者增加的原因，跟一些鋪墊有關，例如文學雜誌《字花》、關夢南的《香港中學生文藝月刊》等。但愛好文學只是基本，愛好者對文學有所追求，應提升為專業讀者，或是更有追求的創作者。

只有80後文青　沒有80後作家

鄧：相比當年我的中學時期，現在的文學青年的確較多，很常見到年輕人出席文學活動。雖蔚然成風，但對文學很有看法或者很有自己路向的則少。好像韓麗珠這種作家，有自己一套方法繼續寫作的，8字頭打落未見到。創作詩歌的還有，但寫小說真的好少好少。

廖：文學愛好者增加的原因，跟一些鋪墊有關，例如文學雜誌《字花》、關夢南的《香港中學生文藝月刊》等。但愛好文學只是基本，愛好者對文學有所追求，應提升為專業讀者，或是更有追求的創作者。

鄧：所以希望香港文學生活館能進行多些文學討論，專門、深入、細緻地醞釀氣氛出來，營造一個文學社群。有了文學社群，當中的人便容易思考自己閱讀或創作的方向和方法，醞釀出文學態度。例如我們學生時代的吐露詩社，組織好細，但想法會不知不覺間摸出來，如質疑權威，重視語言遊戲性，文字避免過分古雅等。

廖：對，過程中會有好多反思，例如專業讀者知道文學的脈絡，會思考文學與社會政治的關係，甚至有自己的創造，這才是真正合格而且主動的讀者。

拆件的文學館

鄧：2009年開始談如何建立文學館，當時因為想政府資助，所以態度很兩極，一方面望著香港藝術中心那種半官方機構去預想，另一方面有人覺得我們跟政府「勾結」。其實算甚麼勾結，政府根本不理我們，因為2000年後政府好怕資助固定且長期的項目，即使真的要藉資助去建立固定的團體，也需要當事人先做出點「成績」，例如舉辦那些「乜乜節」，但這樣又跟我們最先的預想不同。在整個過程中包含了幾種思維，結果在各方面的拉扯下，事情的發展被卡著了。

廖：現在文學生活館落在富德樓，並非屈就或無奈之舉，反而覺得兩者間有種「重視生活」的暗合。我們從來都是非學院派，館內成員大多數都是來自民間，現在以民間集資建館，比官方式營運更具彈性、更靈活、更在地、更加有人味，可以辦一些人與人連接得更近的活動。

鄧：　文學有很多功能，現在的文學館狀態是拆件式做法，以推廣和教育文學為重點，類似圖書館結構，做住先。當然我們與圖書館及大學有分別，我們更具彈性，可行前一些，貼近時代脈搏，例如探討網絡寫作、微寫作等。

無可反對的境地

鄧：核心成員拿過幾次錢出來，只是仍難以支撐整個文學館。當我們決定以民間力量支持，我們落手落腳爭取，親力親為落實，其實任何人都好難反對我們建館。

廖：以前別人會覺得「文人相輕」、「文人多八卦」等，其實即使沒有文學館連結我們一班文人作家，香港這一代文人的相處方式已經不同了，文學是多元的嘛，不一定非此即彼，作家相處好輕鬆自然。

〔編輯按捺不住說：同是文人，陳雲指鄧小樺是共匪啊！〕

〔眾笑〕

廖：陳雲都同我割蓆啦！

鄧：咁你有無做共匪先？

廖：我在陳雲眼中只是左膠，未升到共匪級數。〔笑〕但這已經不是在文學範疇上討論事情。即使張堅庭09年提出反對建文學館，我都覺得不是在文學範疇上的討論。意見當然可以參考，但始終覺得大家不是在同一個平台上說話。

鄧：以現在文學館的狀況，張堅庭當年提出的反對聲音，現在看來有點不合時了。當時倡議是半官方的機構嘛，他針對的是我們是否拿資助來食飯飲茶，但現在政府都不理我們啦，地方又叫「生活館」，真的有地方可以用來食飯飲茶呀！

廖：食飯飲茶都是文學的一部分。

鄧：沒錯！就是要給他看看食飯飲茶的力量。我們見得多，就是在吃飯飲茶間傾傾下，不僅可以寫出文學作品，更可以組織出文學團體來。飲茶飲到生仔都得呀！這就是聚落的力量。

文學刺青　平地一聲雷

鄧：做文學刺青這project時，確實是打破了一些隔膜，重整不同範疇的版圖。其實在社交媒體做宣傳，好容易收到效應，重點是需要「真做」。我們諗過好多宣傳方法，例如定下10個文學地點，搵個後生仔裸跑宣傳；所謂「真做」就是真跑，「假做」就是扮跑影相放上網就算。好像現在的文學刺青，找書法家攝影師來「真做」一件art work，件事咪work囉！

廖：通過肉體感性的方式接觸到文字，我自己做模特兒時，在身上寫上也斯的《雷聲與蟬鳴》，這本詩集讀過幾多次都好，當書名寫在身上那一刻，是一種完全不同的感受，感覺到文字如何在身體上揮動，好似同作家有一種神交。

鄧：阿三（陳世樂）呢方面做得好好，其實有好多方法去做，最後他選了書法家徐沛之，加沈嘉豪的攝影，有一種藝術經驗的性質。當事人經過特別的藝術過程後，會好興奮，更甚者會心花怒放。最近麥曦茵的鎖骨是咁多次文學刺青中最難的一次，需要逐個字閉氣寫，比周耀輝的眼皮難度更高。現在的難題是如何不重複身體部位。

廖：真係每一吋肌膚都用盡。

鄧：仲有脊椎未用，大露背嘅世界已經來臨。

招收中年會員

鄧：我們主力推廣和教育文學，但對象卻並非只針對青年人，難道中年人不用寫作麼？聽過一個個案，一個AO（政務官），中文已經好叻，想重新學寫作，但只能參加學生寫作班，因為無選擇。其實好多中年人想重新進入文藝世界，而我們則希望能提供這樣的一個地方。

廖：其實香港好多這一類人，年紀再大的都有。七十年代有人參加文社，現在社會一樣會有這樣的一群，不過內心的渴望埋得比較深，因為讓別人知道的話，會被人認為是幼稚、「唔等駛」之類，壓力下便不敢輕易表達出來。

鄧：我們邀請楊秀卓老師來當文學刺青模特兒，他看著我們計劃中的活動和課堂，說全部都有興趣呢！我們正正希望可以吸引一班對文學感興趣的文藝中年出來。